焦氏筆乘

正續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焦氏筆乘

續正

(四)

焦竑輯

焦氏筆乘續集卷五

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傅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亦臆說也

周禮注

干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匎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饗宮之屬)

月令

月令篇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自

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月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駕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閶闔風至而蜻蜓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今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元宵應制

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子厚問公使何事岐公曰鼇山鳳輦耳子厚以爲陳言且疑爲所紿詩成果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是也子厚嘆服以爲不可及事雖尋常只是能點化用之便成佳句此可悟作文之法

杜詩如吳道子畫

子瞻云老杜自秦中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匹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可用爲比子瞻此言可謂善喻以此見古人集當以編年爲正若近世各體爲類此等處無從攷見矣

夷狄名姓異音

冒頓墨特龜茲音邱慈可汗音榼寒閼支音烟支谷蠡音綠黎浩亹音誥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鈐牙先零音銑燐樂浪音洛郎契丹之契音乞敦煌之敦音屯康居之居音渠月氏之氏音支史傳具有音切未易悉舉

三商

士昏禮漏下三商爲昏商音滴與夏商之商不同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用其語也今人多誤讀

禮不下庶人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

明堂位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者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於事猶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衆仲自能知之何以問於衆仲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僭始於僖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

郊社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社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矣閟宮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不出成王之賜尤爲可證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果賜周公則惠公何以復請平王使史角報之蓋未之許也且襄王之衰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謂賢如成王其見乃出平王襄王下哉

肉孔

璧孔曰肉孔言其美滿也樂音曰肉好言其圓滑也禮記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注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

政事疏

賈誼政事疏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出說苑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履雖鮮不加於首冠至弊不以苴履出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

田子春

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未知所出讀漢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琅琊王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乃知

卽此人耳。

子美詩

孫莘老云。子美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荊。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以此推之。如草黃騏驥病。沙晚鶴鴉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

禹舉益

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與孟子合。符子乃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勞矣。此莊列寓言之流。非實錄也。

誦北山移文

种明逸。眞宗時。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廷臣皆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但誦北山移文一過。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荊公進用。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荊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卽用本朝事入詩。中甫三衢人。昭陵時中制科。爲從官有名。

种明逸詩

明逸詩。今無所見。小說中得一首。漫記之。樓臺縹緲路岐傍。共說祈眞白玉堂。珠樹風高低絳節。靈臺香

冷醾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梧殿共淒涼是詠時事而作。

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宮講論語諸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嘆蓋人多忽此故耳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栲枷不同句巾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姚寬讀左氏春秋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骿浴句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衞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笞罵卽足矣楊用修讀史記高祖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是正沿承之誤其他經籍所具余略條一二俟學者以類推之如莊行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當涇流之大一讀而林希逸以涇流之大兩涘爲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名當至主字句絕而用脩允寧皆一曰天二曰地爲句季布傳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爲句匈奴傳務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句絕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道者明矣而用修引之作情核其華爲句魏豹彭越傳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遭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證而用修其度以故爲句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脩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悉數。

譌字

替豪文作普與普相近竝下日爲普浦竝下白爲普剃郭知元曰白頭藝苑不知普普之分靑衿小生焉辨商商之別又柳豫大藏音序帗帗則巾小不分擸槐則才木不辨書生傳寫破體者多對讀支離辨正者少

樂天逸詩

宋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將渡淮獻臣坐所居小樓望見一士夫徬徨阡陌間攜小僕負一匣埋於僻處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其處宛然尙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朶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飮就中大戶不如君眞奇物也今人謂能豪飮者爲大戶樂天詩屢用之此詩集中不載見宋人小說輒錄於此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苔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易之理果極于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尙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

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孔子無所不佩

王叔師楚騷注曰。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琵番蒲司帆作仄聲

唐詩。四弦不似琵琶聲。又斷腸猶繫琵琶弦。又銀含鑿落錢。金屑琵琶槽。是琵琶之琵。作第四聲讀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近日霜毛一番新。番音飯。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燭淚連盤壘。蒲桃蒲音浦。又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司音伺。選詩。無因下征帆。子美。浦帆晨初發。退之。無因帆江水。孟襄陽。嶺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帆音梵。此等尚多。周子充跋文苑英華云。切磋之磋。馳驅之驅。挂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仄音。而流俗改切磋爲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

一物數名

蟋蟀。一名蜻蜓。又名蟋蟀、莎雞、促織。蒭子。一歲名烏喙。二歲名附子。三歲名烏頭。四歲名天雄。廣韻。枸杞。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卻老枝。冬名地骨皮。爾雅。芙蓉。其花芙蕖。其蕊菡萏。其根藕。其莖茄。其葉荷。其本蔤。其實蓮。其中菂。菂中薏。以子名曰蓮華。以葉名曰荷華。以根名曰藕華。在陸生秋華者。名木芙蓉。

蟠桃核

宋學士有蟠桃核賦。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今藏大內。可謂甚異。然洽聞記言。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意卽此也。宋王黼盛時。廣求四方瓌奇之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御府核。亦多古人題字。

鷰桃

櫻桃亦曰鷰桃。呂氏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含桃。鷰桃也。鷰所含食。故曰含桃。鷰桃二字甚新。前人所未用。

劉歆顏游秦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搆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班固所保。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秦師古之叔也。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書。多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人知班固師古而已。若歆與游秦。不知也。唐史師古傳。略載游秦事而不詳。語具顏魯公集中。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卻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顧凱之言。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衞。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謝目衞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眼。一以爲經。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甯馨

甯馨。猶言恁的也。如阿堵。皆虛活字。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至宋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甯馨兒。若不見宋太后語。當以甯馨爲美詞矣。

犧樽

周禮。小宗伯辯六樽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謂犧象著壺太山六樽是也。明堂位。犧象周樽。三禮圖。畫彝形。刻劃犧象于其上。此鄙儒未見其器。妄想圖形。謹按博古圖。作牛形背上開竅以注酒。曰犧樽。如象形者。曰象樽。據此。可證三禮圖之謬。

穀璧

周禮。典瑞。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三禮圖。穀璧畫禾莖之狀。蒲璧圖蘆葦之形。此亦以意度妄作。如犧樽象樽之誤。蓋穀璧圓琮拱起。狀如粟粒。蒲璧界畫細文。形似蒲華。卽今二璧多有存者。世儒莫辯。

黼扆

明堂位。天子負黼扆。南向而立。注。狀如屏風。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因爾雅斧謂之黼。俗遂謬用斧依。

如甸匍謬用蒲伏。猰㺄謬用窫窳之類。三禮圖傳會其說。作屏障。畫十二斧于其上。取剛斷之義。謹按禮書。白與黑間爲黼扆。則屏障畫黼文于其上。取分辨昭彰之義無疑矣。今時市帨以黑白相間。卽黼文之遺制。

內則

禮記內則。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稽攷軒字。乃幹之訛。按儀禮。特牲饋食。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脇也。可以爲證。

祭法

禮記祭法。雩宗祭水旱。幽宗祭星。稽攷宗當作禜。說文。禜。音咏。設縣蕝爲營于日月星辰山川之壇。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

師卦

周易師卦。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朱子注。毒、害也。凡有害于民。則民弗從。說文。毒。音篤。訓生厚也。从生母。會意。蓌音獨。傷害也。从艸。諧毒音。二字音義皆有別。

木鐸

論語。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朱子注。木鐸。金口木舌。稽攷木鐸金鐸。各有所用。不以舌爲分。釋名。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古者木鐸。木口木舌。金鐸。金口金舌。若以

金口木舌爲木鐸。然則木口金舌爲金鐸。可乎。

寤生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據文理。寤當作逜。音同而字訛。逜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者爲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以上八則。吳元滿說。

聯字

俗於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因下誤上者。聮儈。誤以儈从馬作驓。髻鬌。誤以髻从齒作齠。蹴鞠。誤以鞠从足作踘。此類甚多。皆一時趁筆之誤。後多沿其失而不攷耳。

种英蘇冠

盧多遜當國。門下士最多。其所器重者。种英、蘇冠二人而已。後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卽明逸。冠改名易簡。魁天下仕至參知政事。近日嚴介溪罷相。平日知交無一人至者。羅先生汝芳歎曰。公當國。吾鄉人孰不沾其餘潤。一旦皆舍去。太不成模樣矣。因日往視之。然先生當嚴氏盛時。實未嘗與相周旋也。先生器識。自學問中來。又非前二人比。

尙書多言時

楊慈湖言。書疇咨若時登庸。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庶頑讒說。若不在時。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曰。誰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庸之。蓋時卽道也。舜之以所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獻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

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皋陶祇敍。敍此也。祖考以此而格。羣后以此而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勅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政之幾。蓋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謨。無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卽道之異名。此非言意所能名。後乃強名曰道。取道路無所不通之義。初無形體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爲言。非大聖疇能名之。易多曰此。此卽時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亦時也。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爲道無疑。

媵

媵。說文送也。史載湯堶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故稱有莘媵臣。楚辭。魚鱗鱗兮媵予。爾雅亦云。媵將送也。卽不指爲妾。今攷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及魯共姬嫁于宋。而衞與齊晉三國來媵。傳云。媵淺事也。胡氏引公羊。謂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遂以爲從嫁之女。夫魯與衞敵。而晉盟主。齊大國也。共姬雖賢。其肯以姪娣爲妾。以承事之。如傳之言。則伊尹爲媵送女。與魚之媵予。亦謂之妾可乎。至于江有汜之詩。注因以爲美媵。釋名又附益之。以姪娣曰媵。謂媵承也。承事適也。今二品曰姬。五品曰媵。以陳人之婦。與三國之于共姬。可若是儗乎。

送琉球生詩

樂天題岳陽樓。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張芸叟用之爲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

誦之。不知實出樂天也。友人王元善送琉球生歸國詩。風卷晴沙送客歸。片帆南去疾於飛。春濤萬里重回首。紅日中天是帝畿。尊中國最得體。雖語類前人。而氣韻則勝之矣。

小學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名鄴子林。好古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秦相李斯作。訓纂篇。揚雄作。滂喜篇。後漢郎中賈魴作。總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又小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初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束晳撰。張揖字詁。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邸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善蒼雅蟲篆。通典云。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尚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篇。注謂多知奇難字。三蒼訓詁三卷。埤蒼二卷。並張揖撰。廣蒼一卷。樊恭撰。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文。郭璞三蒼解詁。

明駝

木蘭辭。願馳千里明駝足。送兒還故鄉。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

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又後魏書。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回恆州。取水供膳。據此。則取水數千里外。不始於李贊皇矣。

用晉人語入聲律

晉人語一入聲律。無不精妙。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韋蘇州用之爲詩。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渾化無跡。如自作語耳。一帖寒食近。得且住爲佳耳。辛幼安玉蝴蝶辭。試聽呵。寒食近也。且住爲佳。又霜天曉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凡兩用之。當是絕愛其語。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未言爲何樹也。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爲松。松在泰山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邵知之耳。五大夫。秦爵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其誤已甚。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位皆至大夫。因而得名。不知者附會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時王梅溪爲郡幕。采所聞爲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實然。故賦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語。且疏云。上虞地名五大夫。乃始皇封松爲五大夫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泰山。非會稽也。而梅溪復失於審諦。沿襲其誤至此。張淏云。予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昌三年所記。云草市五大夫。因焦氏

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立名焉。據此。不獨可正王之謬。亦備吾家一事。因具錄之。

假借相反字

吳元滿云。容齋隨筆載字有假借相反者。如臭本腐氣。反借香也。擾本煩雜。反借馴也。亂本繁紊。反借治也。楊用修丹鉛錄亦述之。不知此六字皆有分別。臭音休。與嗅同。以鼻搖氣也。荀子嗅之而無慊於鼻。從自犬會意。借凡氣之總名。香朽羶腥焦。謂之五嗅。又香也。內則。皆佩容臭。嗅音醜。腐氣也。水潤下。其氣嗅。曹植書。海畔有逐嗅之夫。從夕諧臭。音擾。音統。煩褋也。允征。俶擾天紀。從手憂上音。俗訛作擾。馴音繞。馴也。說文。牛柔謹也。職方氏。豫州其畜宜六擾。從牛憂音。亂音變紊也。煩擾也。史記。猶治亂繩。古作變。從絲下指交結之狀。鬮音雉。理效也。平治也。盤庚。鬮越我家。論語。予有鬮臣十人。從司鬯會意。見石鼓文。及宰辟父敢隸楷用治。洪楊二公不知六書。故有此誤。

史記呂氏春秋之異

史記。吳起傳。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

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壐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乎二書所載卽一事耳史記稱田文呂紀爲商文所不可曉太史公得于傳聞而呂紀先秦之書或于紀載爲覈

孟舒魏尙

孟舒與魏尙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得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官事豈有相類如此者當是一事而傳聞異詞史因以爲兩人耳

通鑑之誤

通鑑載唐太宗臂佳鷂望見魏徵納之懷徵奏事久不已鷂竟死懷中按白樂天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鷂斃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徵與太宗也樂天去當時未遠必有据依今唐書徵列傳亦不載此事

左氏史記之異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甚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事也史記則言

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序其後。而不暇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記追敍本末。故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趙之族滅。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誤合爲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抵牾。不足信矣。

石鼎聯句

退之石鼎聯句詩。有道士軒轅彌明。其語往往高古出羣。或者謂卽退之所撰。特駕言于彌明耳。今按張南軒淳熙間守靜江。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石鼎聯句者。可謂無其人邪。

舉人籍

唐人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其法甚嚴。有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云。戶部報無籍記者。斥昔傳說無姓。殷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雎改姓易名。爲

張祿先生秦用之以霸張良爲韓報仇變姓名而遊不邳漢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爲今員外吹毛求瑕務在駁放則小人也卻尋歸路策蔡杖著草衣田園荒蕪鉏犁尚在所司不能奪特咨執政收之天下稱美焉

獻書

唐時科目甚多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文章幷上著述之例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中有唐頻獻啓典一百三十卷穆元林上洪範外傳十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辛之謂上敍訓二卷卞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高嶠上注後漢書九十五卷如此者幷量事授官或霑賞賚若今時用其例尚可得實學者用之豈不勝舉業之流萬倍

說文引經之異

說文引五經文字與今多不同如易服牛乘馬服作備百穀草木麗乎土作麗於地亢龍有悔亢作伉再三瀆瀆作黷其牛掣掣作觢豐其屋豐作豐亢升大吉亢作伉包荒荒作亢爲的顙的作馰書宅嵎夷嵎作堣鳥獸氄毛作褣毛五品不遜遜作瑣娶于塗山塗作佘弼成五服弼作弼方鳩孱功方鳩作旁逑藻火粉米藻作璪期三百有六旬期作朞剛而塞塞作寋竄三苗于三危竄作竄今汝聒聒作憖憖庶草繁廡廡作無若藥不瞑眩瞑作眄尚桓桓作洹洹彝倫攸斁斁作釋顚本之有由檗由檗作由枿詩新臺有泚泚作玼鉼之罄矣罄作窒嚊嚊駱馬嚊作喙鉤膺鏤鍚鍚作鍚白鳥鶴鶴作翯翯可以攻玉作可以爲

厝衣裳楚楚楚作蘧牆有茨茨作薺綠竹猗猗綠作菉無然泄泄泄作呭挑兮達兮挑作窕如此之類不可勝舉是時五經皆古文未變隸書愼當得其眞此後字書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出采摭日繁雅俗兼載讀者迷其本始以說文所述告之未有不駴以爲異者也

立碑

唐人在官有善政去任後立碑頌德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勑聽許然後得建國朝無聞奏之例然見任官輒自立碑見於律條其禁甚嚴近日有司身方在官諷動羣小外托辭讓密相督責甚可恥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先爲國子司業頗振綱紀泊登廟堂見人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名建碑於國學都堂之前後釋奠日百寮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蹙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爲此舉意氣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磨滅覆之於南廊林甫何人其羞惡之心猶有存者今之不如林甫者抑又多矣

荆蠻

史記太伯逃之荆蠻考其所都實今蘇常在禹貢古揚州城何謂荆蠻蓋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徐戎淮夷之類徐戎非徐卽戎也戎而處於徐者也淮夷非淮卽夷也夷而處於淮者也則知荆蠻亦蠻之處於荆者或嘗徙于吳太伯至其所徙之地耳吳卽揚之一隅宣王命方叔伐楚詩曰蠢爾蠻荆王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竄在荆蠻則荆蠻非揚州之產明矣或曰春秋夷吳楚何歟曰春秋夷吳楚以其僭王也

夷其道夷其人非夷其地也其地固聖賢之封國禮樂衣冠所從出胡可夷也

東南西北

史記六國表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與漢之興自蜀漢此亦自遷以前論之耳陳仁子曰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地固無常利也黃帝邑於涿鹿顓帝邑於濮城舜耕於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西西土者自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自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於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若南夏者襄漢以南達於湖廣極於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涼之地也自南自北盛衰有時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篤論矣

魚龍畏鐵

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涸差東海令李知遠修之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過多知遠甚憂之或說梁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以鐵數萬斤積其下堰乃成知遠依其言而穴果塞初堰之將壞也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能害目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於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公有貞治河張秋苦堤善潰用一老僧言以鐵鎮之功輒就人以僧爲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

秦會稽刻

史記秦二世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丞相斯等請具列詔書刻石固明白矣然不載其詞今記於此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存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子見南子

孫季昭曰史記謂孔子見衞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衞子騶爲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乘遊於市孔子恥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衞至衞而恥爲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何以知之以佛肹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肹以中牟叛子路不欲其往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二事正同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與魯也與見佛肹事不約而合故知其非見衞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

星宿

二十八宿之宿韻略宿音秀今俗多作此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爲義陰符天發殺機移

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宿與陸覆爲韻。則可見矣。亢音剛。氐音低。觜音訾。亦誤。爾雅。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有高亢之義。不音剛。爾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不音低。西方白虎。而參觜爲虎首。有觜之義。不音訾。世多從韻略。則不考之過耳。

焦氏筆乘續集卷六

物名

莫邪作寶劍而名劍曰莫邪劉白墮善釀酒而名酒曰白墮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常用一藥醫家名曰使君子人牽牛來易藥因名其藥曰牽牛青雀盜食脂膏而名竊脂阮咸作銅器似琵琶又易以木名琵琶爲阮咸諸葛孔明教士卒種蔓菁因名諸葛菜僂句之地出龜則名龜曰僂句蔡地出龜則名龜曰蔡龜北出馬則名馬曰驢衞地出驢則名驢曰衞以至鄭國渠劉氏冠謝公墩萊公竹皆此類耳

居第

宋王宣徽君貺年二十七爲正字卽起第洛中至年八十位兩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早殁惟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也竟未完而壞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庭居之紹庭又無子唐封氏記言郭令公方築室偶出門語匠氏曰築須盡力令牆堅匠釋鍤而對曰京師貴人牆皆某所築數十年來但見人物更換牆固亡恙也令公聞之恍然意悟因固請辭位近余鄉徐子仁以詩酒自豪築快園求礎石未至令以木代或曰木不堅豈可用之徐笑曰固知其不堅然堅於徐子仁也至今人賞其達云

俗書之誤

俗書蟲字作虫不知虫乃音虺須字作須不知須乃音頰船字作舡不知舡乃音杭商字作商不知商乃

音滴。釐字作蚕。不知蚕乃音腆。美字作美。不知美卽是羔。无字作无。不知无卽是旣。本字作夲。不知夲乃音滔。盼字作眄。不知眄音系圖字作畐。不知畐音鄙。趨字作趍。不知趍音馳。如此之類。未易悉舉。至如暴已從日又加日而爲曝。然已從火又加火而爲燃。岡之爲罔。芻之爲蒭。昏之婚。女之汝。翁之搯。與之歟。回之迴。果之菓。席之蓆。架屋疊牀。觸目皆是。而字學埽地矣。

范質

宋建隆初春宴。雨大作。樂舞皆失容。上色慍。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聞之。喜動顏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霑醉。所謂宜在帝左右者。斯人也。

尼善應

偶得鬼董五卷。中載尼善應者。貌寢陋。鄙樸人也。晚忽得定慧。嘗以錢托魯文之僉憲。買牒與侍童以居。魯氏婢有盜帑帛者。妄連其童。尉捕之。應曰。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於桑麻穀粟。盜資用於水火木土金。盜骨肉精血於父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邪。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與盜婢同。知本有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有。而非眞盜矣。羣卒不知。謂爲侮己。虐之甚苦。至焚艾火熏灼之。應笑曰。此非我也。我出空劫前。入空劫後。諸佛慧眼。尙不能窺。況汝曹邪。卒暴不得施。乃舍去。一日侍童扣魯之門曰。吾師亡矣。魯視之。儼然坐脫。移寘他榻。坐益堅。面淡紅色。翼日閣維舍利。益出烟所。泊林莽。皆垂雜五色珠。有光燁然。始知其有隱德云。

東坡識孫仲益

東坡元祐三年自翰苑出牧錢塘。道毗陵之洛社。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屋之下。仲益方七八歲。立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與語果不凡。詢其所學。方爲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璵器。仲益應聽對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贈以縑帛。囑爲父善視之。後果以文名。

馬中玉

東坡知杭州日。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酹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甯忍看西湖。撮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

嘉祐治平間。中官杜浙。好與舉子遊。學文談。不問是非。答親舊書。如言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此類甚多。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坐。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澹然。後子瞻再至。問典客曰。今與會者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也澹然。

公移字

公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册。有索取之義。票與慓同。本訓急疾。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盔本盂也。今以爲鐵胄。鐲本鉦也。今以爲鈒屬。又如閘朝閘辦課程。其義皆未

可曉。其亦起於方言也歟。價直爲價值。足穀爲足句。斡運爲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犬牙相制

國朝以潁州屬鳳陽。潁州衞屬河南。以漢中府隸陝西。瞿塘等衞隸湖廣。山西磁州千戶所。在河南界中。直隸寧山衞。蒲州守禦所。在山西境內。湖廣五開衞。貴州黎平府。同治一城。湖廣鎮遠衞。貴州鎮遠府。同治一城。似此者不可勝舉。亦犬牙相制之意。

古今都會

歷代建都之處。伏羲都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亦都于陳。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嬀州。今朶顏之地。少昊都曲阜。顓帝都帝丘。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尙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虞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後盤庚遷都。亦曰亳。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邢。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而

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遷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長信宮俱在此。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復遷長安。東漢都洛陽。魏都洛陽。然諸書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昌。曰鄴者。水經註曰。魏因漢祚。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封居。長安爲西京遺迹。鄴爲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耳。蜀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吳初居鎮江。都武昌。今湖廣武昌府。後遷建業。今南京應天府也。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建康即建業。元帝東渡。避愍帝諱。改焉。宋齊梁陳俱都建康。元魏初居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今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關中後周都長安。隋始都長安。以城狹水鹹。與蘇威高熲共議移去城北三十里龍首山都焉。煬帝嘗徙都洛陽。爲巡幸故也。唐都長安。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後唐石晉漢劉知遠周郭威俱都汴。宋亦都汴。南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今順天府。時至上都。今宣府之外之地。我大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于燕。爲京師。今順天府也。

鐵券

高皇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尙藏。因取爲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

而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閎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宜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爰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宰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書之。以見美刺。袁盎目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宏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眞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皆曰眞宰相。令狐綯爲相。其子怙勢。人稱爲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閻立本爲丹青宰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棱宰相。李邦彥爲浪子宰相。梁陶宏景山中宰相。蘇瓌蘇頲贊曰再世賢相。關播盲宰相。楊再思癡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

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茎相。蔡確曰三旨宰相。寇準爲眞相。李綱爲中興首相。王欽若項有疣曰癭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媪相。梁師成擅寵爲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琳道人權寵侔宰相。孔顗嘆爲黑衣宰相。魏野亦稱白衣宰相。

錢王券文

唐昭宗乾甯二年。越州觀察使董昌僭號。詔鎮海節度使錢鏐討誅之。賜鐵券。形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詞黃金商嵌。其詞云。維乾甯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東昏鏡水。狂謀惡貫。深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甌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旂常。深在丹素。雖鐘鎛刻五熟之釜。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厚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始終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鏐謝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

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

紀年

紀年之號。必擇前代所未有。及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卽不用矣。如淳熙之淳。先爲純字。人言純字有屯。乃易爲淳。有因時事而用好字者。如國朝天順之類是也。有用先朝字者。如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追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爲不可及也。各取一字。合爲貞元。以法象之。至宋孝宗遂爲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何也。此卽劉豫之母謚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謚慈憲之類歟。

募疏

豐城吳天祐者。寄食於杭之陳氏。冬無衣絮。主人戲之曰。能作疏文。當爲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捉衿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不免昌黎之嘆。含羞在己。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身常苦饑寒。頗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媿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饑無所食。而寒無所衣。灞橋踏雪。難堪手足之凌兢。剡水乘舟。無奈身心之顫掉。鄴侯萬卷。亦徒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身依

桑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利。深筐大簿。價輕千鎰之黃金。溫繭柔綿。色瑩三冬之白雪。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既民胞物與之同然。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爲道誼之交。勉爾求人。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耐他千載歲寒。高誼難忘。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臥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也勝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頓回幽谷之陽春。徧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陳氏遂爲之占籍仁和。膺甲子鄉薦。

老泉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册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邪。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衍聖母上表

孔子五十二代孫。衍聖公孔之固。早卒。妾任氏。生子湝。襲爵。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褫其爵。任氏上表曰。竊聞菽自菽麥自麥。雖后稷之聖。不能化穗以成芒。渭自渭涇自涇。雖大禹之神。不能變清而爲濁。蓋天理有不移之義。豈聖門容異姓之人。伏念臣妾之子孔湝。乃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之嫡孫。五十

二代襲封衍聖公孔之固之冢嗣生長從於齒稘提挈至於成人有美維髯遺印在耳雖云庶出實係長房爲經板蕩以來遂失過庭之訓以致宗族閨議詞訟無休吾道于是乎不光祀事以之而大缺肝心殞裂泣涕無從但以名隸寡妻身當圮族抱閨門之戚戚望天闕之悠悠所積瀰漫何由控愬必遇清明之世能平精衛之寃茲者伏遇上天眷命皇帝陛下龍飛九五運應一千始爲儒教大宗師今作中原聖天子乾坤浩浩一新汙俗之餘日月煌煌照彼覆盆之下無淹不振有廢皆興顧惟孔氏之家實係生民之望千七百載厥聞愈彰五十三傳其直如矢自相沿於百代曾莫紊於一朝至於賢與不肖在人品高低之不一嫡仍復嫡見天心付與之分明方當朝廷甫定之秋適屬士論向公之日伏望陛下俯垂昭鑒大廓聖源因之以禮義之方加之以師傅之職有教固無類也見賢然後用之上可以立皇朝繼絕之良規下可以導聖祀無窮之正派雖文昭武穆不幸有幽厲之衰奈丹朱商均未害爲堯舜之後自惟蟻螘輒犯雷霆臣妾不勝惶懼戰栗之極匍匐待死闕下泣血奉表以聞元憲宗八年也詔憫之遷浪爲維州尹

史法之異

史筆紀載不同如南朝北朝之史皆李延壽所作也南史先傳循吏北史先傳儒林南史兼傳文學北史則傳文苑南史傳孝義北史則改爲孝子南史傳夷貊北史則改爲四夷與夫酷吏藝術列女南史所無而北史皆傳之曷嘗比而同乎李唐五代史皆歐陽所作也唐史志天文而五代則爲司天唐史志地理而五代則爲職方唐史傳后妃而五代則爲家人唐史表世家而五代則述世家與夫循吏酷吏儒學文

藝唐史所有而五代皆無之

張曲江世系

劉夢得言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致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近世筆疇諸小說皆因之不考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又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袁州司倉參軍敦慶子景新景新子涓嶺南觀察衙推弟郎湖南鹽鐵判官涓子浩仁化令浩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得非窺語耶一時不根之言未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當不爲少

唐羌上書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簿送漢和帝永元中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白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觀此則進荔枝不獨唐開元時也永元一詔語簡而意盡得王言之體

劉宏

晉惠帝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反都督荆州軍事劉宏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衙門將皮初爲都戰

帥攻昌於竟陵大破走之降其衆宏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宏表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宏壻夏侯陟宏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宏能識侃與初於稠人之中又不以掩於親愛史稱其公當是矣今之用人者非瑣瑣姻婭必其門生故吏耳惡能辨別賢不肖爲國家計哉善乎宏之言治一國宜以一國爲心然則治天下不以天下爲心者皆宏之罪人也

舊曾集諸書藥方嗣得者更錄于此

曾公談錄云荆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服之立定眞再生也

蓼花洲閒錄云治走馬疳方用瓦龍子（比蚶子差小未經醬淹者）連肉火煆存性置冷地用盞子蓋之候冷取出碾爲末瓦滲患處

瘡疹黑陷者用沈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於火盆內焚之抱兒於煙上熏卽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走馬疳患處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上候瓜熱削去再合熱減乃已

治破傷風用黃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瘡上灸。不痛者灸痛卽止。痛者灸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爲末。粗者熟湯洗。細者香油調搽良。已上神秘方。

宋趙溍養疴漫筆云。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末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卽聾愈。

枸杞子搾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傅。亦驗。

喉痹幷乳鵝。蝦蟆衣。鳳毛草。擂細入鹽霜梅肉。煑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卽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爲細末。生鷺鷥膝擂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卽切破。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名醫陸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膈間微温耳。陸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以大鍋煑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窓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問

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因診脈曰。此冷痢也。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悅。就以金杵臼賜之。至今呼金杵臼嚴防禦家。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摻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但用香橼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越州一學錄云。少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入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愈。

象山縣村民患水腫。一人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愈。

吹劍續錄云。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翼日引驗。了無瘢痕。宰怪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酒。臥之火燒地上。覺而疼痛盡消。又有肩髀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傅之立止。故前方大治擷撲。後方能已金瘡。

文昌雜錄云。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餳能治鯁也。後見孫眞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

宋龐元英談藪云。徑山寺僧行棄。畦間爲蛇傷足。久之。一脚皆爛。常住召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一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汲淨水。洗病脚。腐膿病肉悉去之。易水數器。是上白筋數見。挹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勻

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水漸少。肉漸生。一月平復。合寺僧酬以錢物。云吾與山門結緣。豈爲利也。卻不受。主僧曰。山中多蛇虺。願得奇方備急。僧云。和尙有命。敢不從。但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麝、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鈐。本殿前司健兒。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薦孫者。光宗時在東宮。亟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減三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之曰。小兒安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

張知閣久病瘧。遇熱作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餌之茸附熱益甚。召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剝損氣血。安能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減。須三服乃效。今卻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軟腳病。痛特甚。醫以爲腳氣。孫聞之曰。此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頻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溼之理。但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爲效易矣。其奇驗多此類。

溧水溧陽。舊多蠱毒。丞相韓滉爲浙西觀察。欲絕其源。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匹。易藥一丸。遠

近中蠱者多獲濟。值滉小女有惡疾。浴於鎮之溫湯。卽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圖廟於湯之右。冀得名僧以守。有以竹林市藥僧應者。滉欣然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乃刊石於二縣之市。唐末石不復存。鎮之夏氏。世傳其法。藥名溫湯丸。志所自也。用五月初生桃皮末二錢。螢蝕末一錢。先以麥麩炒去翅足。生大戟末二錢。共三味。以米泔淀爲丸。如粟核形。如中一切蠱毒。食前用米泔下一丸。脩合時於淨室中。忌婦人孝子貓犬見。

吳興莫君陳著書名月河所聞。載王駙馬師約。年四十九。髭髮白。醫教之服茯苓。每日秤二兩以代晚食。其法咬咀之蜜水酒過。小飢微蒸令潤。匙抄時以少湯嚥之。每次不過半錢。服已二年。極康強善飲酒。楊次公服二十年。每日服一彈丸。茯苓華山爲上。其次東山。謂京東諸山。

獨異志云。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吏。時太宗苦氣痢。醫療不效。寶藏曾困其疾。卽具疏以乳煎蕈撥進。上服立差。宣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上疾復發。復命寶藏進前藥。又平。因曰。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云。未知文武二吏。上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矣。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卽授鴻臚卿。

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蠱主之家。若盈月不殺人。則蠱者自踵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僇殆盡。蠱家多絕。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每亥夜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詩。吹蠱痛行暉。是也。范石湖集。集云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巽巖侍郎燾爲

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

近峯聞略云。予在呂梁時。生汗瘢。百藥不能愈。及在禮部。太醫院爭進方藥。瘢愈甚。及艱歸崑山。周春谷訪予。以瘢示之。春谷曰。此甚易。可坐而掇也。爲灸天突左右各三壯。卽脫然愈。至今不發。

皮硝入雞腹中同煮食之。可消痞疾。

一稚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餳糖半斤。卽於谷道中出。僧云。凡誤吞五金。皆可啖也。

山東一家。五百口共爨。二百餘年不染疫癘。其家每年以三伏日收苦草。日一束。陰乾。至冬至日爲末。正旦五更。蜜調之。每人服一匕。卽古屠蘇之義。

北夢瑣言云。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脈。隨知病源者。必愈。唐崔魏公鉉鎭渚宮。有富商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食毒也。三兩日得無外食邪。僕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搌汁。折齒而灌之。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慰奬。資以僕馬錢帛。令入京。致書朝士名大振。仕至尙醫奉御。一朝士詣之。新曰。何不早見示。風疾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朝士皇遽策馬而歸。時鄜州馬曹趙鄂。新到京都。自牓姓名云。攻醫術。朝士下馬告之。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齕不及。搌汁而飮。或希萬一。此朝士亟策馬歸。以書筒貯消梨。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疾遂已。卻往趙謝生。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驚異。且曰。大國必有

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唐時一婦人。從夫官南中。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一醫。忘其名。知所患。乃請至姨妳中。謹密者一。預誡之。今以藥吐。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只言有一蝦蟆走去。勿令娘子知是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

曲洧舊聞云。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樕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幷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澀。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夏秋病痢。食其果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腑滑。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葉蒸之。焙乾爲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腑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爲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凡爲風狗毒蛇齕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

凡禽鳥翅足折者。餧之芝麻。仍嚼爛敷患處。即愈。有愛物之心者宜識之。

造海石法。用苦瓜蔞擣碎。同煆過蛤殼粉。拌勻作餅。曬乾入藥。用此物最去痰。蓋鹹能軟堅。蛤生海中。凝結成殼。得鹹性多。故能破痰之牆壁。而瓜蔞又去痰之藥。故用之相和。則攻去凝結之老痰。極有效。或以海浮石爲海石者。非是。

周學士維亭知醫。一同官得疾。偏體癢不可忍。諸醫云中風。云風溼。云腳氣。悉不效。周疑氣血凝滯所致。

爲製一散飲之愈。用延胡索、桂、當歸、等分、依常法治之爲末温酒調三四錢隨酒量頻進之以止爲度蓋延胡索活血化氣第一品也。其後趙待制道引失節。支體拘攣。亦數服愈。

焦氏筆乘續集卷七

金陵舊事上

金陵爲斗分晉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爲吳越之間當興王者是歲元帝登寶位故史臣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

長短句中六州歌頭音節最爲悲壯昨見王潛齋埜詠金陵二闋讀之亦自爽然龍蟠虎踞今古帝王州水如淮山似洛鳳來遊五雲浮宇宙無終極千載恨六朝事同一夢休更問莫閒愁風景悠悠得似青溪曲著我扁舟對殘烟衰草滿目是清秋白鷺汀洲夕陽收黃旗紫蓋中興運鍾王氣護金甌駐遊蹕開行殿夾朱樓送華輈萬里長江險集鴻鴈列貔貅埽關河清海岱志應酬機會何常鶴唳風聲處天意人謀臣今雖老未遺壯心休擊楫中流

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瀹雞皆有魚髮入輒然（今湯山下有湯泉屬上元）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裀至家開眠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

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科玉食之爲三官眞御史。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然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燈火不息。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以上八則出酉陽雜俎。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善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墟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掠於蘄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愼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暴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東坡外集。

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眞得其筆勢云東觀餘論今在應天府學。

御史劉燾字無言嘗言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法也今在栖霞寺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眞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眞自敍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眞蹟豈亦江南集賢所畜書乎

東晉興甯二年太歲甲子上眞司命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淸諸眞經授弟子瑯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書出以傳護軍長史父子魏傳靑簏文所謂起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黃庭內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川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仙去大傳於世而積載旣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爲前以通爲遍以肯爲骨以飛爲緋此例甚衆唯華陽登眞隱訣所載乃楊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參讎衆本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眞語云政和七年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伯思於丹陽東齋書

圖經云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其土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南部新書

永貞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甕水盡入井飮之後子良擒李錡拜金吾尋歷方鎭

徐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淸要恐物忌太盛不如少遲之鍇頗快快簡言徐出伎佐酒所歌皆鍇詞鍇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鍇意也鉉聞

之嘆曰弟癡絕乃爲數闋詞換卻鳳皇池乎陸務觀南唐書

徐鍇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嘗指其家曰吾直寄此耳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多

柴克宏未遇時其母自表子可將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能任孥戮無悔元宗始用之所向有功官至奉化軍節度使

刁衍事後主爲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淳淡夷粹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園棊不交人事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隖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

史虛白與韓熙載歸江南宋齊邱方柄用虛白曰彼可取而代也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雜出書檄詩賦碑頌使製之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金陵睦昭符刺史常州爲政寬簡甚得民心一日坐廳事雷雨猝至電光如金蛇市案吏卒震仆昭符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昭符神色自若徐命舉索納庫中

李建勳以司空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山中放意水石或謂之曰公未老也而遽爲此豈欲復爲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來日無多欲求數年閒適爾

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馮延魯銳進而喜言高退嘗早朝集漏舍嘆曰元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所敢望得元武湖足暢平生矣徐鉉笑曰上禮賢如不及詎惜一湖恨時無知章耳延魯慙不能對

江南後主造澄心堂紙甚爲貴重宋初紙猶有存者歐公曾以二軸贈梅聖俞梅以詩謝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鸞臺相傳淳化閣帖皆此紙所搨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江令宅在秦淮上今尚書顧華玉所居云是其處劉禹錫有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淹宅

金陵詞是臺城妓作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窓泣唯有虹梁春燕雛猶傍珠簾玉鉤立

丹陽記云江甯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唯此竭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俗呼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采之王褒洞簫賦即稱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

朱遵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隱居不仕保大中卜築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數卷皆行於世

韓熙載墓在今聚寶門外雨花臺年久不知其處初熙載得罪南遷上表云無憤草之功可裨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坐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汎病身而前去後主覽而悲之遂免南行尋臥疾終於城南戚家山賜衾襯以殮贈平章事所司謂無贈宰相例後主

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有云。黔婁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指此。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

江甯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隋唐嘉話。）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眞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眞小。開元初年。潤州江甯縣瓦官寺脩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以獻岐王。便留不出。十二年。王家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沈瑀。武康人。善吏事。嘗役民速而無怨。開湖熟縣方山埭。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瑀永泰爲建德令。）

思陵車駕巡師建康。詔以防秋在近。令侍從職事官各條其利害。實可施行者聞奏。郎官張虞卿所陳最善。其略曰。臣嘗歷考前世戰爭之際。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掠騎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爲我憂。使吾斥堠既明。屯戍唯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長江爲阻可也。雖無長江亦可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元以八千銳卒破之於淝水。豈非其效也歟。不然。王濬以奇兵八百。泛舟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江諸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人不足與守。難以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謂東南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旣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

矣。獨周瑜謂舍鞍馬。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至羊祜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他日成功。略如祜策。故臣以謂無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說者謂虜以馬爲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爲難。虜便於作栰。而江流迅急。非栰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嘗用大栰也。州縣有最爲要害者。津渡有最宜備豫者。苻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河格。蘇峻濟橫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十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尚未論也。文多不載。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爲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言凡書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沈存中筆談。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延陵縣南有茆山。漢元帝時咸陽人茅盈及弟固。得道之處。

異苑曰。丹陽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夫壻怒殺之。投屍水中。乃流至廟處。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有形。廟左右不敢取魚射獵。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兒也。陳執中爲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

亦雨。王過雨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何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可作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時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令人伺察。一郡將庇之獲免。虛白竟以他事杖脊。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米芾有潔疾。方擇壻。聞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

謝安石墓。在雨花臺畔。梅子岡後。遷葬長興九鴉岡。子孫因有居其地者。謝以文學世其家。有集安石而下。歷宋齊梁陳。凡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爲謝氏蘭玉集十卷。吳興汪聞爲序。

東坡云。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既老。筆跡尤奇。雖不復精勻。而氣格不凡。今尙在。然眼昏不復能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爲賦一首云。

葛洪結廬方山。山有洗藥池。洪有詩云。洞陰泠泠。風珮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長榮。（一云。池在興國縣。）

王彪之與諸兄弟別於方山賦詩。脂車總馳轡。汎舟理飛棹。絲染墨悲歡。路歧楊感悼。

桃葉渡在秦淮。王獻之有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桃葉亦有歌。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采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待櫓。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

吳均續齊諧記。桓元篡位後。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云。芒籠苘。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聲甚哀楚。日旣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元首。用敗籠苘包之。又芒繩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君迎至廟。廟門外置一大甕。可受數百斛。嘗有風雲出其中。廬山君夫人呼其女婉出見著。容色甚麗。著大悅。夫人命婢瓊林取琴。命婉鼓之。婉撫琴而歌曰。登廬山兮巉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登太和。歌畢。卽趨入。廬山君因以婉妻著。居頃之。著求還。婉泫然賦詩爲別。贈以織成衫袴。

十八高賢傳。曇叡。晚居建康烏衣寺。彭城王義康遣之貂裘。叡以爲褥。義康陰使人以錢三十萬買之。不從。謝靈運常就問叡經中奇字。

廬山疏云。僧智瑛。上元縣人。正統初。住雲溪寺。因號雲溪。初行頭陀行。爲諸僧負薪米力作已。而有所悟。生平不識文字。晚乃能詩。廬山自天眼後。得佛宗旨者。唯瑛一人。晚年忽語其徒曰。某月日吾當逝。逝必有風雷之聲。既近期。又預報廬山諸庵主。使來集。及期。諸庵主集。天朗霽無纖雲。咸疑其言不售。幾罷去。既午。有片雲起西北。瑛乃沐浴。具威儀、禮諸佛。退與諸庵主別。已而疾風震雷。擊茅墮瓦。風疾旋自下上轉入空際東南逝。視瑛已遷化矣。

宋孝武遊覆舟山詩。束髮好怡衎。弱冠頗流薄。素想終勿傾。聿來果邱壑。層峰亘天維。曠緒緜地絡。逢皋列神苑。遭壇樹仙閣。松隰含青暉。荷源煜彤爍。川界泳遊鱗。巖庭響鳴鶴。

華林園。卽吳宮苑地。宋元嘉中更脩廣之。鑿天泉池。造景陽樓。大壯觀。花光殿。設射堋。孝武率羣臣燕集。效柏梁體爲詩。九宮盛事予旒纊。帝。三輔務根誠難亮。揚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策拙枌鄉慚恩望。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折衝

莫效輿民謗。領軍將軍元景。侍禁衞儲恩踰量。太子右率暢。臣謬叨寵九流曠。吏部尚書莊。喉脣職廢方思讓僎。侍中御史中丞顏師伯。明筆直繩天威諒。

方山在城東南三十里。吳大帝爲葛元立觀於其上。謝靈運有鄰里相送至方山詩。

鮑明遠有侍宴覆舟山詩二首。其一。息雨清上郊。開雲照中縣。遊軒越丹居。暉燭集涼殿。凌高躋飛楹。追叅起流宴。松苑含靈羣。島庭藏物變。明輝燦神都。麗氣冠華甸。目遠幽情周。體洽深恩遍。其二。繁霜飛玉闕。金景麗皇州。清蹕戒馳路。羽蓋佇宣游。神居既崇盛。品險信環周。禮俗陶德聲。昌會溢民謳。慚無勝化質。謬從雲雨浮。一作游。

三山在城西南三十七里而臨大江。明遠有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詩。泉源安首流。川末澄遠波。晨光被水族。曉氣歇林阿。兩江皎平迴。三山鬱駢羅。南帆望越嶠。北楫指齊河。關扃繞天邑。襟帶抱尊華。長城非壑嶮。峻岨似荆芽。攢樓貫白日。摛堞隱丹霞。征夫喜觀國。遊子遲見家。流連入京引。踟躕望鄉歌。彌前歎景促。逾近倦路多。偕萃猶如茲。宏易將謂何。

明遠行京口至竹里詩。高柯危且竦。鋒石橫復仄。複澗隱松聲。重崖伏雲色。冰閉寒方壯。風動鳥傾翼。斯志逢凋嚴。孤遊值曛逼。兼塗無憩鞍。半菽不遑食。君子樹令名。細人効命力。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今上元東北六十里。有竹里橋。云宋武帝討桓元。其路經此。

王融侍遊方山。應詔賦詩。巡躅望登年。悵飲臨秋縣。日羽鏡霜滔。雲旗落風甸。四瀛良在目。八寓宛如見。

小臣竊自嘉預奉柏梁讖

謝元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

新林浦去城十八里元暉有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詩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元豹姿終隱南山霧

宋徐湲有華林北澗詩總長潭兮括遠源下沈溜兮起輕泉迴溪峻兮曲沼阻衝波激兮瀨淺淺貫九谷兮積靈芝飛清濤兮潔澄川

新亭在城西南十五里今石子岡處齊徐勉有昧旦出新亭渚詩驅車凌早術山華映初日總轡且徘徊復值清江謐杳靄楓樹林參差黃鳥匹氣物宛如斯重以心期逸春堤一游衍終朝意殊悉謝朓和云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遥桑榆蔭道周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崇堂臨萬雉曾樓跨九成瑤軒籠翠幌組幔翳雲屏階上曉露潔林下夕風清臺藻嬪綠葉芳蘭媚紫莖極望周天險留察浹神京交渠紛綺錯列植發華英

唐書樂志云。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今石城之西有莫愁湖。亦一證也。然樂府解題曰。古歌亦有莫愁女。洛陽人。與此不同。豈有兩莫愁耶。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觀石城西與下揚州二語。爲金陵人無疑。

景定建康志言金陵有太保王祥墓。當是導南渡時奉之以來。後子孫七十許人。六朝史皆有其傳。此古今所未有。固由太保兄弟盛德所貽。然觀史言。王氏世居禁中里。馬糞巷。門風寬恕。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爲長者。且門中唯劉眞長。王仲祖。許元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能世濟其美。久而彌昌。有以也夫。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此。王氏之家法亦可槩見。今人動言江左風流。若以爲浮薄者然。彼何足以知王謝哉。

陶隱居有眞蹟。藏建陽徐閎中家。今停雲館帖有之云。郭千村者。在長隱山東數里。仙人郭四朝初至山。種植於此。郭千號因斯兆焉。隱居華陽頌所云。郭千峙留岸。姜巴亘遠蹤。正指此也。嘉靖中。山人郭第尋至其處。以爲奇。廣陵朱曰藩贈以詩。塘牆新綠影翛翛。一笑能來郭四朝。儻接士山開靖室。且支丹竈向疎寮。扣舷慣愛池中戲。相杵聞時城上謠。見說五遊還有待。願因香茗結逍遙。

謝公墩。在冶城之尾。冶城本吳王夫差冶鑄處。宋爲天慶觀。今朝天宮鐵塔寺。謝公墩。一脈綿亘。皆其地

也。世說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故名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指此也。自景定建康志言荊公雖有我屋公墩之句。又云問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意公亦自疑。遂斷以父老相傳之言爲無據。不知我屋公墩。已的有所指。其言樵牧不知。特言舊事荒涼。以寓其感慨云耳。而豈謂非公遺跡也哉。李太白登冶城西北謝公墩詩序云。此墩卽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處。予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云。冶城訪古迹。猶有謝公墩。憑覽周地險。高標謝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其言詳且晰矣。太白又在介甫之前。卽世說與太白詩證之。紛紛之疑。盡破。亦何必鑿空指謝公他子孫爲說耶。沈約遷尙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約。嘗立宅鍾山之下。既成。劉杳贊之。約報云。惠以二贊。詞采妍富。便覺此地十倍。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官能並無還資。籬垣仄陋。妻子寒露。內外茆屋六間。在金陵城東南五里。

張文潛云。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濠水或流或絕。多鵁鶄白鷺。迤邐傍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

鍾山最秀者屏風嶺。巧石青林。幽邃如畫。在明慶寺前。山之東有八功德水。在悟眞庵。又寶公塔西一里。有洗鉢池。與國寺有道光泉。以僧道光穿鑿得名。宋熙泉。近宋熙寺之側。寺東山顚有定心石。下臨峭壁。西百餘步。有白蓮庵。又北高峰絕頂有一人泉。僅容一勺。挹之不竭。皆山之勝處。

齊立儒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於雞籠山。高帝嘗就以受禮。及左氏春秋。竟陵王子良移居雞籠山下。集四學士抄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略千卷。

陳軒金陵集有懷攝山十題。曰白雲庵。清風軒。唐公巖。天開巖。宴坐臺。中峯澗。明月臺。品外泉。醒石。磬石。宋謝朏七歲能屬文。父莊遊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謝公於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表子姓往來遊集。肴饌日費百金。

湯山西接雲穴山。湯泉出其下。大小六處。四時常熱。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濯之愈鮮茂。

杜子美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詩。結句。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自注。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官寺維摩圖樣。

銅山在江寧縣東七十里。鮑昭過銅山掘黃精詩云。銅山晝深沈。乳竇夜涓滴。卽此句容北溧水西。各有銅山。皆舊日采銅處。

陳永定初。王彬聚兵襄陽。以窺臺城。造黃龍舟千艘。忽西南風急。張帆直下。陳將侯瑱。泊舟蕪湖。卽隨之戰於烈山之下。用拍竿撞彬船。遇之則破。彬擲火焚之。風逆自焚。遂大敗。士人以瑱功甚盛。故名山曰烈山以祠之。宋晁無咎有詩云。山如浮玉一峯立。江似海門千頃開。我欲此中成小隱。莫教山腳有船來。

景定志。吳赤烏四年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洩元武湖水。南流接於秦淮。及楊吳城金陵。青溪始

分爲二。在城外者。自城濠合於淮。今城東竹橋西北。接後湖者。遺跡固在。但城內者。悉皆湮塞。惟上元縣治迤邐而西。循府治東南出至府學牆下。皆青溪之舊曲。通於秦淮。溪舊有七橋。晉郤僧施泛舟青溪。每溪一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至趙宋僅存一曲耳。節使馬光祖浚而深廣之。建先賢祠。及諸亭館。其上築堤飛橋。以便往來遊人。汎舟於中。自早至暮。樂而忘歸。馬有詩。人道青溪有九曲。如今一曲僅能存。江家宅畔成花圃。東府門前作菜園。登閣自堪觀疊嶂。泛舟猶可醉芳樽。料應當日皆無恙。啓謂瀟湘不足言。

烏衣園有宋張杜柳梢青詞。韜藉可喜。燕里花深。鶯汀雲淡。客夢江皋。日日言歸。淮山笑我。塵鎖征袍。幾回把酒憑高。欄干外。魂飛暮濤。只有南園。一番風雨。過了櫻桃。

郭文。字文舉。王茂宏築臺於冶城以處之。今太一殿。卽舊臺遺址。嘗手探虎鰒。茂宏問之。對曰。情由想生。不想卽無。人無殺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

吳景伯登鳳皇臺。沁園春詞。再上高臺。訪謫仙兮。仙河所之。但石城西踞。潮平白鷺。浮圖南峙。雲淡烏衣。鳳鳥不來。長安何處。惟有碧梧三數枝。與亡事。對江山休說。誰是誰非。庭花飄盡胭脂。箬結綺。繁華能幾時。問何人重向新亭揮淚。何人更到別墅園碁。笑拍欄干。功名未了。甯肯綠蓑尋釣磯。深深飲。任玉山醉倒。明月扶歸。

白鷺亭。東坡嘗題其柱。王勝之龍圖守金陵。一日而移南郡。東坡居士。作長短句以贈之。千古龍蟠並虎

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凌彩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卻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荆公因作詩。杜上題名客姓蘇。江山清絕冠吳都。六花飛舞凭闌處。一本天生臥雪圖。

洪丞相邁云。金陵之賞心白鷺杭漢。汝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皐。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滁之瑯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揖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奇品勝。於登臨爲宜。丁晉公典金陵陞辭。眞宗出八幅袁安臥雪圖付公曰。卿到金陵。選一絕景處張此圖。丁遂張於賞心亭。圖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太守。雖極愛不敢取。後一人以畫廬鴈易之去。

何遜有登延祚閣詩。閣在城內西北鐵塔寺中。有籜龍軒。王荆公嘗讀書處。今王集有正覺院籜龍軒二詩。據此。我屋公墩之句。正言自籜龍軒望謝墩耳。

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墳典。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舊志在鎮淮橋北。御街東里。人呼國子監巷。

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名破岡瀆。爲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於是東郡舟行。不復經京江。六朝因之。隋平陳。乃廢。

李司徒建勳蔣山寺詩。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聲閒與客同尋。清涼會擬歸蓮社。沈湎終須棄竹林。長愛寄吟經案上。石林秋霽向千岑。又題道林詩。雖向鍾峯數寺連。就中奇勝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閒地。別着高牕向遠山。蓮沼水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燈社。空

倚王門玷玉班。蘇東坡過清涼寺贈和長老詩。代北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臥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茆瘴。未用深藏白氎巾。又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汚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少。遇無物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劉後村清涼寺詩。塔廟當年甲一方。千層金碧萬緡郎。開山佛已成胡鬼。住院僧猶說李王。遺像有塵龕壞壁。斷碑無首立斜陽。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納晚涼。寺創於南唐李後主。山有後主暑風亭井闌。刻保大三年字。近留題者多誤。

宋景文雞蹠集。南齊棲霞寺大明法師好談論。手執松枝爲談柄。

晉哀帝興甯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窰地。施僧慧力造寺。因以瓦官名之。今驍騎衞倉。是其遺址。南唐爲昇元寺。登閣江山滿目。最爲佳勝處。太白詩。白浪高於瓦官閣。正與今倉基所見同。近詔毀私創庵院。集慶庵一黠僧。輒妄以瓦官名其處。因得幸免。然於古跡毫無干涉也。

李司徒建勳栖霞詩。養花天氣近平分。瘦馬來敲白下門。時色未開山意遠。春容猶淡月華昏。瑯琊冷落存遺跡。籬落稀疎帶舊村。此地幾經人聚散。只今王謝獨名存。

釋慧約。姓婁。少達妙理。周顒素所欽服。於所居鍾山舊館。作草堂寺以處顒。仕於朝。孔稚圭作北山移文譏之。卽此。荆公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蕙帳銅鉼皆夢事。翛然陳迹鬱烟蘿。寺今移栖霞山側。

焦氏筆乘續集卷八

金陵舊事下

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夸古作反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北接柵塘。蓋其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查浦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十里至孫林。孫林南上十里至板橋。查浦即查下也。金陵鼎族。聚居橫塘查浦間。樓閣壯麗。天下莫比。至趙宋猶然。馬制使光祖詩。如今何處是橫塘。在府城南淮兩旁。魏蜀兩都皆不似。蓬萊三島足相方。烏衣巷口排金屋。朱雀橋邊立粉牆。有底繁華難說似。何妨把作畫圖張。

茅山玉晨觀許長史舊宅有井。色白而甘。徐鼎臣作銘云。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茲谷鮒。列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尋眞紫陽。若愛召樹。如升魯堂。敬刊翠琰。永識銀牀。噫嗟後學。挹此餘光。

茅山華陽宮有陶隱居井。歲久湮沒。政和初。道士莊愼修索得之。初去三尺許。得瓦井闌。雖破合之尙全。環刻大字。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階宇湖熟潘邏。及遠近宗黨。不可具記。悠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宣懋書。又穿數丈。獲一圓石硯。徑九寸許。列十一趾。滌之朱色粲然。又得銅鑪有柄。若今之手

鑪者今藏宮中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云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左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有云聊潔新而濯故式東流之清軌右瞻則青溪千仞北顧則龍盤秀出汝南灣當秦淮曲折處齊陸慧曉清介自立張緒目爲江東裴樂家於灣前張融自稱天地逸民牽船住岸卜以鄰居劉瓛及弟璡二人幷居其間水有異味時共酌飲之馬光祖詩當時只號汝南灣後有三人住此間自謂逸民須隱約並稱賢士想高閒祇緣水味都殊異且欲鄰居數往還好事有時相就飲不妨鐺腳對青山

宮苑記吳大帝遷都建鄴曰太初宮者卽長沙王故府徙武昌宮室材瓦所繕也曰臺城宮省之所寓也曰東府宰相之所居也曰西州諸王之所宅也曰倉城儲蓄之所在也晉瑯琊王渡江因吳舊都而居之宋齊以下間有改築其經畫皆仍吳舊

圖畫見聞志云艾宣金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又有昇州昭廣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爲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臺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

王祥字休徵舊志墓在江寧縣何城寺北祥累官太保進爵爲公年八十五而終謚曰元弟覽累官至大

中大夫。年七十三。謚曰貞。祥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始平太守。馥。上洛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馥子根。散騎郎。覽六子。裁。撫軍長史。基。治書御史。會。侍御史。正尙書郎。彥。治中讓軍。琛。

國子祭酒。丞相導。裁之子也。世居烏衣巷。衣冠之盛。爲江左第一。

聖宋名畫錄。開寶中王師伐金陵。府藏悉充軍賞。有步卒李貴。徑入佛廟。得建康人王齊翰所畫十六羅漢。鬻於市。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之。元嗣入都。復貲於相國寺普滿塔主淸教處。及元嗣往贖。並爲所匿。訟於京師。時眞宗方尹京。按證其事。淸教辭屈。乃出元畫。眞宗嘉歎。各賜白金十兩釋之。後十六日卽位。名曰應運國寶。羅漢藏於祕府。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劒之狀。蓋鍾離翁也。詞云。露滴蘭芽玉滿畦。閒拖象屐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淨。何必身將槁木齊。古塹細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蹊。李粹白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蹊徑。飄然神仙風度也。眞本藏建康府治軍資庫。一作唐僧貫休詩。見宏秀集。

江表傳。載吳大帝詔曰。建康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小。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更伐木治。帝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損農。武昌材自可用也。

潮溝在金陵上元之西。張子野長相思詞。粉豔明秋水。盈。柳樣纖柔花樣輕。笑前雙靨生。寒江平。江櫓鳴。

誰道潮溝非遠行。回頭千里情。

越用范蠡之謀。盡有吳地。將圖楚。稱霸江淮。乃築城於長干里。今秦淮南一里半。廢越城是。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温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賈黃中知昇州。府舍有一室。封記具全。黃中啓之。得李氏珠寶數十櫃。皆未著於籍者。卽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則亡國之寶。汚法害人矣。賜錢三十萬。

天禧中。馬亮三知江寧府。初亮將代。夢舌上毛生。有僧解曰。舌上毛生。剃不得也。當再任。果如其言。隼旆如歸。耄倪相慶。林逋寄詩云。金陵士著多蒙賴。分野三回見福星。

光祿卿王隨知江寧。會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置不聽。曰。民饑由兼幷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遂平。他郡計口以糴者。不能自足。多流死。

天聖四年。江寧童子夏錫幼能爲文。召試賜出身。

昇州人邵必。被差爲編修唐書官。必言史出衆手。非是。卒辭之。

崇甯二年。監司薦江寧府進士侍其瑀。經行爲鄉閭所推。詔乘驛赴闕。

石勒來攻建鄴。揚威將軍紀瞻。督諸軍討之。勒退河北。帝鑄一鼎。沈瓜步江中。其鼎無文字。乃龜形。

茅山記曰。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銘素璧。

蔣山本少林木。晉令刺史罷還。種松百株。宋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

散騎常侍劉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遊。

阮孝緒因母疾。用藥須生人肝。相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獲。忽一白鹿導之前行。至一所不見。就求之果得。

唐大曆中。處士韋渠牟隱鍾山。號遺名子。顏魯公題其所居之堂曰。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

朱元晦云。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閩粵。

唐地理志云。江南道名山。衡廬茅蔣。

吳使薛珝聘蜀還。帝問蜀政得失。珝對曰。蜀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朝不聞正言。經野民皆菜色。夫燕雀處堂。自以爲安也。窟決棟焚。而恬然不知禍之將至。是之謂乎。帝聞之慙然。

吳人陳焦死。埋六月更生。穿土而出。

愍帝建興四年玉册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江寧縣名始見是年或曰永嘉中置

晉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

張詠爲江南東路安撫使殿直范延貴押兵過金陵詠問沿途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以萍鄉邑宰張希顏對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自入縣境橋道完田野闢市無賭博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閤門祗候皆爲能吏

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崧爲郡嘗登之矚望焉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鴈矣

袁崧嘗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烟霧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峯耳

紹興中上元令李闢之言本縣所管金陵鍾山慈仁三鄉實鄰大江田疇化爲水面二稅虛掛版籍乞除放從之

張孝祥奏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分爲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一爲清溪自天津橋出柵寨門亦入於江緣淮柵寨地近爲有力者所得遂築斷清溪水口創爲花圃以爲翫賞之地每水暴至則泛濫城內居民被害若仿古迹使清溪直通大江庶建康永無水患詔汪澈指定以聞澈言欲於西園依異時

河道通柵門入江從之。

南唐元宗性友愛。弟景遂、景遏、景達出處遊宴。未嘗暫捨。元日雪上召諸弟登樓展宴賦詩。詩成賜李建勳建勳方會徐鉉、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帝召三人同入。夜分方散。景遂集名公圖其事。御容高沖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臣屬詠。徐鉉爲前後序。文多不載。

裴硎傳奇。會昌中有顏濬秀才。遊瓦官寺。遇陳宮人司遊。語濬曰。今日偶此登臨。爲惜高閣不久毀除。故來一別耳。後數月。其閣果因寺廢而毀。

術士王生。金陵人。瞽而善聽聲。時丁謂先罷參知政事。知金陵。一日車從出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其馬蹄聲。大言於衆曰。參政月中必召。月餘果召歸覲。再入中書。踰歲。眞宗晏駕。丁充山陵使。時王生至京師。丁聞其來甚喜。厚待之。留宿書院。俟曉入朝。俾聽馬蹄聲。退語諸子曰。蹄響有西行之兆。諸子責之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乃有是說耶。王不對。後一朝士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丁果罷相。分西京。繼有崖州之命。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畫。眞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返照之色。此妙處也。

僧皎然送履霜上人還金陵西山詩攜錫西山步綠莎禪心未了奈情何湘宮水寺清秋夜月落風悲松柏多

吳雲壑琚字居父留守建康高似孫爲徽倅道出金陵投以詩曰四朝渥遇鬢微絲多少恩榮世不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籯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容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游從皆極一時之彥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爲書扁以賜樓下設維摩榻酷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者迹不至此故高詩及之

杜旟字伯高賦石頭城酹江月云江山如此是天開萬古東南王氣一自髯孫橫短策坐使英雄鵲起玉樹聲消金蓮影散多少傷心事千年遼鶴幷疑城郭非是當日萬騎雲屯潮生潮落處石頭孤峙人笑褚淵今齒冷只有袁公不死斜日荒烟神州何在欲墮新亭淚元龍老矣世間何限餘子

周晉仙名文璞宋淳熙間人題鍾山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歲歲鵾黃上柳條

宋景濂學士有晚步清溪上詩溪色涵膏綠溶漾正堪餐十步九還辟清芬襲肺肝渚芽既戢戢岸花亦戔戔潔溫近宜狎貢觴清可捫流念梁陳際甲第繞其墳南澨綺錢結北津銅網繁倒景浸寥曠蒸氣滓鉛丹有時作清遊蕭舲轆軒尊泛爵溢朱組筵筵引蟬冠荊倡逞妍曲秦豔發清彈惟恐縣象墮不憂芳

年單繁華隨逝水崇替起哀歡黃鳥背人飛響入華林園。

越王臺在長干里范蠡佐句踐與楚爭霸築城秦淮之南臺即越城故址也小說乃謂越女嫁江南國主爲妃以其地卑溼運越土築臺以居詩人因有爲越臺曲者云玉顏如花越王女自小嬌癡不歌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夜思歸淚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邊雨多地卑溼旋築高臺待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人仍越語人生脚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有名此詞人不根之語殊不足據

謝鯤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曜宏微並以文義賞會共宴處居在烏衣巷謂之烏衣游鯤五言詩昔爲烏衣游戚戚皆子姪其地在秦淮南

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公處多年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冶亭卽冶城又金陵有夢筆驛不知在何處

眞誥秦時有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句曲山下秦孝王時封侯今謂之姜巴路在小茅山後通延陵

謝公思會稽東山於城東築土以擬之一名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日費百金沈約郊居賦臨巽隅分縱目卽堆冢而流盼雖東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指此

節使吳琚遊清溪有詞岸柳可藏鴉路轉溪斜忘機鷗鷺滿汀沙咫尺鍾山迷望眼一片雲遮臨水整烏

紗鬢影蒼華酒闌卻念在天涯幾日不來春便晚開盡桃花江寧浦在城南六十里荆公有江寧夾口詩五首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二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夜泝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春燈展轉中三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高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四日西江口落征帆卻望城樓淚滿衫從此夢歸無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五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楓欲死繫船猶有去年痕

段成式云蔣山有應潮井在半山之間俗傳云與江潮相應嘗有破船朽板自井中出貞觀中有牧兒汲水得杉板長尺餘上有朱漆字曰吳赤烏二年豫章王子駿之船

陳公堯咨泊舟三山有叟曰來午有大風舟行必覆當謹避之翼日晴明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未發日午黑雲起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砂怒濤若山行舟皆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江之遊奕將也公他日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宜爲護行願得金光明經一部乘其力薄得遷職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至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祈一部公賜以三今連陞數職矣再拜而去

金城戍在上元金陵鄉王敦爲瑯琊內史嘗鎮其地後溫北伐經金城見曩所種柳皆十圍歎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石城洞一名龍洞石頭西嶺下臨大江當嶄絕之處有洞戶眞誥云此小有洞天之南門也世呼爲龍洞

口：

青溪閣．本梁江總故宅．徐照詩．葉脫林梢處處秋．壯懷易感更登樓．日斜鍾阜烟凝碧．霜落秦淮水慢流．人似仲宣思故國．詩如杜老到夔州．十年前作金陵夢．重撫欄干說舊遊．

周益公賞心亭詩．晉人誇新亭．暇曰輒高會．中間伯仁輩．未免楚囚對．江山猶古昔．人物已曖昧．東郊今保釐．翠華記行在．佳麗壓淮楚．追遊盛冠蓋．茲樓冠城雉．于邁無小大．令威雖不歸．靈光故無礙．烟雲互明滅．川郭相映帶．當年烏衣遊．此日思勝槩．從容直休沐．登臨多慷慨．幽懷忽軒豁．細故絕芥蔕．已尋詩社盟．更許食期戒．佳賓常滿座．好語來天外．舟移白鷺遠．目送飛鳥快．方種淵明菊．粗免監河貸．一醉儻可期．與君時倒載．

米元章賞心亭詩．晴新山色黛．風縱盧花雪．盡日倚欄干．寒霄低細月．

後山談叢云．黃巢爲亂．將攻金陵．人解之曰．王毋以攻也．王名巢．入金則鏁矣．巢因自引去．

金陵有樂官山．南唐樂官所葬處．曹景建有序云．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將作樂．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名樂官山．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霑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綬人．

鍾山有一人泉．釋覺範嘗同敦素沈宗師酌而飲之．賦一詩．鍾山對吾戶．春曉開烟鬟．白雲峯頂泉．紺碧生微瀾．經年未一酌．對客愧在顏．兩翁亦超放．瘦策容躋攀．大千寄一瞬．境靜情亦閑．是時天慘淡．佳處多遺刪．立談共嘲謔．豪氣破天慳．臨川冰玉清．風流繼東山．茲遊適所願．但恨無弓彎．東陽邱壑姿．癡絕

膽亦頑。孤坐巉絕處。掉頭不肯還。天風吹笑語。響落千巖間。歸來數清境。但覺毛骨寒。從君乞秀句。端爲刻斕斑。

溫庭筠雞鳴埭曲云。南朝天子射雉時。銀河耿耿星參差。銅壺漏斷夢初覺。寶馬塵高人未知。魚躍蓮東蕩宮沼。濛濛御柳懸棲鳥。紅粧萬戶鏡中春。碧樹一聲天下曉。盤踞勢窮三百年。朱方殺氣成愁烟。彗星拂地浪連海。戰鼓渡江塵漲天。繡龍畫雉填宮井。野火風驅燒九鼎。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烱烱。羊眠平綠臺城基。暖色春容荒古陂。甯知玉樹後庭曲。留待野棠如雪枝。

又有謝公墅歌。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鳩眠高柳日方融。綺榭飄颻紫庭客。文楸方罫花參差。心陣未成星滿池。四座無喧梧竹靜。金蟬玉柄俱持頤。對局含情見千里。都城已得長蛇尾。江南王氣繫疎襟。未許苻堅過淮水。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固請點之。頃刻雷電作。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如此。

貞觀初。丹陽令王瓊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齎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問吉凶。靈中年九十矣。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烟飛去。縹緲不見。食頃墮地。朱書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二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周煇清波雜志云。煇居建康。春晚赴張德共會於西園。呼數輩爲侑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安國

開府方兩日其人既去求自解之說衆謂但以實告坐客駱適正卽席賦詩云花隨春盡覓無痕尙續餘歡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欲黃昏今三十年西園賓主無一在者舊事無人可共論爲之一嘆

王荊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淸涼寺問孫曾上荊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往者五十年前士人節序亦往致奠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有上荊公墓詩見曲阜集

淸波志云煇居建康春時偕一二鄰曲至內後景陽臺臺之下一尼庵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甃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閣盆盎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墾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者又至白下門齊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鋌上刻永定公主爲誌公和尙淨髮之資一樣十鋌

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誠不吾欺

煇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育序遊鍾山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騎瘦馬度山腰目斷淸溪第一橋盡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暝蕭蕭十年塵土暗衣巾亂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止記其二陳句金人先入嘗次其韻雄壓吳頭控楚腰千峯環拱治城橋黃旗紫蓋旋歸漢古刹淒涼尙號蕭北嶽經行匪濫巾相陪來現隱淪身春蘿秋桂還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二十年後過之皆不存矣郗后化蟒之地鹿苑院士人名蕭帝寺殿宇猶是梁時建

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橘林敏若子邁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荆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煇。嘗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爲助良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甯尉林恪謁於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卽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溫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寮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托其點抹。其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開封人。

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佯圖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倅貳職官。迨六蹕臨幸。以設廳爲三省。便廳爲樞密院。六位爲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人至今能道之。

張忠定公詠。眞宗朝出守昇州。集中有金陵郡齋述懷一首。傷人往往羨清塗。野逸情懷亦自扶。官舍四邊多種竹。潮溝一面近生蘆。病嫌見客低衙……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焦氏筆乘

續正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輯者 焦竑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